



克·托马斯 著

“火狐”落水之后



第一輯 新聞

大紅大紫落水之后

“火狐”落水之后

HUO HU LUO SHUI ZHI HOU

〔著〕 克·托马斯 著

唐 林 文 军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FIREFOX DOWN

Craig Thomas

Bantam ranch-size

edition 10october 1984

“火狐”落水之后

〔英〕克·托马斯 著

唐 林 文 军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11印张2 插页234千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4,500册

书号: 10355·629 定价: 2.05元

目 录

第一部	飞 行 员	
一	落 水.....	3
二	陷得更深.....	31
三	逃 跑.....	47
四	发 现.....	65
五	限制条件.....	80
第二部	间 谍	
六	审 讯.....	103
七	飞 越.....	124
八	陌 生 人.....	154
九	途 中.....	164
十	“纳什”计划.....	210
十一	跨过边界.....	237
第三部	飞 机	
十二	穿过窗户.....	269
十三	水潭之外.....	297
十四	漩 涡.....	318

第一部

飞行员

我认为自己完全理解憎恨的蕴意
仅仅说出
那毁灭的冰也是博大壮丽
就足够啦。

——罗伯特·法斯特《火与冰》

一 落 水

“火狐”在塔拉弗角德八万英尺的高空飞越挪威海岸。计算机向自动飞行装置输入指令，进行第一次预定的航线改变。飞机开始倾斜。米奇尔·甘特看见下面的地球曲线倾斜了，随后恢复原状。头顶上，天空一片阴黑，四周空荡无际，他完全是独自一人，孤零零一人。

他的全身开始放松……

旋转的震颤，从黑糊糊烟团中向下散落的亮晶晶的金属碎片，仅仅片刻之前，那还是一架完整的“火狐”飞机呀，这些重又在他记忆的屏幕中燃亮，一个白色的火球，爆炸，一团黑烟，散落的金属碎屑，随后是空旷明洁的天空。

晕眩的呕吐感逐渐消失，几乎没有了，搁在大腿上的双手不再颤抖，左颊停止了抽搐。

他成功了！现在，他能够用平静、准确、令人满意的推理来集中思考啦。他成功了，胜利了。他又一次承认了这个事实——他依然活着。

又一次倾斜、拉平，“火狐”开始了穿过芬兰领空复杂的之字形飞行。在红外线保护下，他飞越北海前往英国皇家空军的斯卡普达基地，不会被人发现。在斯卡普达，英国人奥

布里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查理斯·巴克霍尔兹正在等待他。

感谢，贺词，赞誉……他需要这些。抑制不住的笑容，满意的姿势，甚至惊奇和溢于言表的手舞足蹈，他们应把这一切奉献于他，他当之无愧。

好象贬低、亵渎了这个时刻似的，另一些面孔倏然出现了，巴拉诺维奇、帕维尔、谢苗诺夫斯基、克列欣——莫斯科河那湿漉漉的堤岸上芬顿血肉模糊的面孔，他们全死了，全是自愿献身，除开可怜的芬顿……

他双手珍爱地抚摩着操纵系统，就象一个刚得到第一部新轿车的主人，碰碰仪表板，看看马赫仪——0.9 马赫，他的速度应该保持在 1 马赫以下，他不希望在芬兰领空留下一串危险的声震。高度仪显示六万英尺。“火狐”在深蓝色空旷的天空正缓缓向预定的高度下降。

他不想回忆那些死者的面孔，它们从脑海中消失了，变得那么飘渺。真是难以思议，自从他化装成加拿大商人而被怀疑是贩毒犯的奥顿到达莫斯科切里麦季沃机场以来，仅仅才过三天时间。渐渐的，他感到只有现在，此时，“火狐”属于他。也许不到两小时，他就不得不把它交给其他人——交给那些永远永远不会开动它的人们：机体将受到检查，试验，拆卸，直至它完全变成一个空壳，最后放入柳条箱，装进一架飞越大西洋的“大力神”运输机机舱。而且，两小时后，他也要开始下降了，重回那种隐名埋姓、深居简出的生活，那种巴克霍尔兹点燃他生命火焰之前的寂寞凄凉的境地。

他想以嚎叫作为抗议，为了自己，为了飞机，但他使劲压碎了这个念头，不是眼下，不是……

通过反光镜，他看见后面的天空一片湛蓝，下面是轻飘

飘的云朵。他完全脱离了下方的这个圆球。机身后面，一串闪光的宝石样的东西散开，宛如一条彗星的尾巴……

突然，他醒悟过来，心脏和胃似乎受到一种剧烈的物理撞击而变得僵硬呆滞了：油料正在漏进寒冷、稀薄的大气层。一圈喷出的汽油，天啊！

他疯狂地按动开关，扫了一眼各种仪表和流量计，以一种紧急事件的冰冷而恐惧的意识计算了一下，油箱几乎流空啦。他紧紧抓住控制杆，但拉不动，然而这使双手和前臂不再发抖。他推断一定出了什么故障：在激战中，机身和油箱被打穿了，爆炸飞机上的任何一粒炸出后散落的金属片都可能酿成这种可怕的后果。

他明白自己永远不可能在英国的土地上降落了，也许甚至挪威也不可能，也许无论什么地方都是梦想。计算数字一目了然，以现在的速度，他剩下只有不到二十分钟的飞行时间，或许更少，因为汽油还在不停地渗漏。他无法精确地计算出漏失的速度，无力加以控制，也许还有二十五分钟？也许只有十分钟？

下面，铺开的云层宛如一条漫长悠远的道路。

“火狐”将下降，穿过云层，飞向冰雪的荒野，起初，云层是光亮、透明的，如同拉开的窗帘，从舵手舱闪过，随之，光线会消失，灰色会愈来愈浓，奔向下那无边的雪原，载着空油箱的飞机滑行着，机腹下的树木无止境地扫过，最后，机身会失去支撑的空气，好象获得了自重，任凭树梢拍打机侧和机腹，起初是噼哩啪啦，随后它们连续、凝聚的冲力将横扫机翼，把“火狐”扔到地面。

那时候，他只好跳伞。他会活活地冻死在芬兰拉普兰。他

深知这一切，尽管双手抓着操纵杆，前臂在颤抖。他感到浑身无力，内心充满了一种烧灼的悔恨，他本来应该事先检查的啊。

失误毁灭了他。他几乎耗尽了燃料，尽管机尾那两个强大的图尔曼斯基涡轮喷气发动机一如既往地发出有力的轰鸣，声音正常。这只是垂死的呻吟、哼叫——

52,000英尺！这是什么地方？

他不能把飞机降落在中立国家芬兰的土地上，只能在挪威，但这什么地方？

他不相信还有二十分钟的飞行时间！

飞机又一次改变航线，机头倾斜地划了个圈子，嘲笑似地听从于计算机的指令，就象一只割掉脑袋仍在逃跑的公鸡。

他朝下看了看系在膝盖上的地图，右手放松操纵杆，计算距离。克肯思机场位于苏挪边界不到十英里处，巴达法斯机场距他现在的位置也许还有一百多英里。

怎么办——？上升！

他想，上升，上升，上升。汗水从双臂和两肋涌出，身躯紧张地弓起，面罩模糊不清。陡直上升，就象以前干过的那样。上升。

一刹那的迟疑后，他关上自动飞行仪，闭合电子计算机。他又一次控制住了飞机。

他拉动操纵杆，机身倾斜，改变线路飞往巴达法斯机场，高度：49,000英尺。拉回操纵杆，推动节流阀，重新计算，只剩下十七分钟的飞行时间。发动机稳定地轰鸣着，机头提高，前方，天空一片暗蓝，一片寂静。甘特感到力量重新回到了身躯之中。他愈来愈迅速地从那种无能为力的感情中摆脱出

来。他会成功。

飞机开始上升。为了滑完到达巴达法斯机场的距离，他必须升到170,000英尺的飞行高度，只要到达这个高度，他就能驱使飞机达到最大的航程，那时，他唯一的事就是飞行，直到发动机停转，油料耗尽。他按下里程显示仪键盘，要求一个目标距离数据，暗绿色荧光屏立刻一阵红光闪烁，巴达法斯机场距离224.6英里。他算出最佳时速为260海里。

他盯着前方，侧身移动，就象一只觅食的小鸟。高度仪指针升到五万，然后六万——七万二，七万四。天空暗淡下来，几乎到了外层空间，发动机声音稳定、正常。八万六……

快！快！——左手猛拉节流阀。速度正常，他需要的一切是到达要求的高度。

九万八。上方、前方、四周一片紫黑色……十二万，几乎到了，几乎……

他拉回节流阀，只是保持着足够能量使发动机运转，他几乎听得见舵手舱外那稀薄的外层空间的气流。“火狐”开始抖动着滑行了。

行了！成功了！他感到胸膛充满了喜悦、快乐。

就在这时，耳机里响起一声警报。他看见两个明亮的圆点出现在荧光屏上。两架飞机正急速上升向他飞来。毫无疑问，他陡直上升时使用的能量一定把他的位置暴露给红外线侦察设备。这两架飞机机身小巧，行动迅速，只能是高空截击机。最近的一架已穿过99,000英尺高空，正以高于2马赫的速度继续上升。

“狐蝠”，一定是“狐蝠”——米格—25飞机，如果果真如此，它们就具有足够升限追上“火狐”。两架飞机正在逼近。

数据仪显示接触时间：六秒。

图—144 型飞机的窗户极小，只有那些椭圆形炮眼一般大小，不过，在晴朗的午日阳光中，苏联空军战术打击兵种司令麦德·弗拉基米罗夫将军仍然能够看见克格勃康塔尔斯基上校那萎靡不振、瑟瑟发抖的身影，正从克格勃大楼出来，走向那架将把他送回莫斯科的小型米尔直升飞机。在第二架“火狐”样机被击毁的时候，克格勃主席记起了这位给他带来耻辱、引起失败的属僚，于是发令把他送进卢比扬卡监狱。弗拉基米罗夫看着那个垂头丧气的上校爬进绿色飞机的机舱，似乎也看见了自己的前途，暗淡，羞愧，耻辱，短促。

他不情愿地转身环视着这个作为苏联战时指挥中心的雪茄形状的房间，地图黑暗，乏味，操作人员各自坚守岗位，空军元帅马歇尔·库图佐夫双肘靠在地图上，身子一动不动，他旁边是党中央第一书记，脑袋扬起，向着低矮弯曲的天花板，稍微侧向一边，听着，象是在聆听音乐。

房间里大得足以掩盖发报机和译码机嗡嗡声的是苏联“火狐”样机飞行员特列佐夫的噪音。第一书记命令重放特列佐夫最后的录音，好象他要记下，改变它的内容，创造胜利而不是失败。弗拉基米罗夫也在听着，他感到房间里闷热不堪，一定是空调出了什么毛病。

“我到了他的后面……靠近尾锥面……注意，他什么也没干，他认输啦……”这是一种孩子般的激动，“什么也没干……他认输了，他明白……”小心，小心。弗拉基米罗夫听见这个年轻的实习飞行员嗓子中忘乎所以的声调时，不禁默默地在叫喊起来。小伙子以为已经抓住一个猎物，认定甘特是一具

僵尸，仿佛开始看到了英雄凯旋的欢迎仪式……小心！“我已经……”

录音咔嚓一声断了。一阵噼啪的静电干扰，随后是沉默。完全、持续的沉默，从送话器传出；似乎触摸得着。特列佐夫不认识甘特，不了解甘特。十有八九，美国佬在欺骗他，设下了一个机尾圈套，特列佐夫飞机的一个巨大进气口贪婪地吞进那团灼热的火球。

“我已经……”录音重复。只有这时，弗拉基米罗夫才知道一切是真正完了，他察觉出了音调的变化。“啊，天哪……”录音一声尖叫，随后是静电干扰的沙沙声，就象两片玻璃慢慢摩擦时发出的痛苦声。无声的沉默又一次传入这个闷热的指挥中心。

“关上！关上！”弗拉基米罗夫吼道，“见鬼，你们想对此得意吗？那小伙子已经死了！”

第一书记慢吞吞地转过身，对着弗拉基米罗夫，他那宽大、四方脸盘似乎显得窄小了，张开的鼻孔愤怒得发白，眼睛沉重地闭上。

“通讯中断了！”他强打精神说，甚至在他一边的克格勃主席也露出惊异、迷惑的神情。

“不！”将军疲惫地反驳，摇着头，“他死了，第二架‘火狐’已不复存在。”

“你怎么知道的？”他感觉得到第一书记背后那双有力的大手紧紧攥在一起。

“我了解这个美国人，特列佐夫……过份急于求成，甘特可能是用伪装热源杀死了他。”

“什么？”

“特列佐夫的飞机吞进了一团火球，爆炸了！你难道没有听见他声音中露出的恐惧吗？他无计可施。”

沉默。克格勃主席的面孔，尤其是金边眼镜后那对苍白的眼睛，露出劝告的神情：不要这么愚蠢，不要现在惹他发怒。主席的表情是警告性的，弗拉基米罗夫深为明白，但是，愤怒使他悖于常识：这位身穿灰色西服男子的级别高于一切军人。第一书记用一种镇静、坚定的声音问：

“那么你，将军，对这件事怎么处理呢？”

弗拉基米罗夫听见远处那架载着被捕的康塔尔斯基上校的直升飞机起飞了，飞进天空，离开了彼尔亚斯克机场。他意识到自己几分钟前拥有那一切令人敬畏的特权随着第二架“火狐”的毁灭而丧失了。他疾步走到地图桌前面，伸手把放在上面的烟灰缸、火柴和文件统统扫到地板上，烟蒂堆在第一书记那锃亮发光的黑皮鞋旁边。

“显示北角和挪威地区图象——快！”操作人员手脚慌乱地按动键盘，混沌的灰色消失了，蓝色大海，蓝棕色土地——挪威——闪烁而又模糊，最后才稳定下来，接着又显出飞机、军舰和潜艇的布防。第一书记和克格勃主席仍站在离地图远远的地方。

弗拉基米罗夫注意到导弹巡洋舰“里加号”、红旗北海舰队追踪潜艇群以及空中“狼群”战术中队的位置，所有部队仍然聚集在北角西段地区。

他在什么地方呢？他喃喃自问。现在他在什么地方？他需要重新加油……需要风和日丽的空间。

“有没有报告？”他厉声询问，心里默默地告诫自己，不要再那么卤莽行事，直接发号施令。

“没有，先生。”

“什么也没有，将军同志。”

他抬头发现这种一致的回答似乎特别令克格勃主席感到满意，克格勃保卫“火狐”样机的失败仅仅是过去的事情，将被人遗忘。弗拉基米罗夫把自己比做那个最傻的替罪羊。

“噢，”库图佐夫元帅泪汪汪的老眼警告着他，表现出一种近乎同情的东西以及对他的气魄胆量的赏识，然而弗拉基米罗夫无法控制自己，这场战斗是那么真实、突兀，仿佛他要亲自驾驶第三架“火狐”与那个美国佬作战，为了恢复身为苏联最伟大、最机智战术家的崇高荣誉，他受到的也许是自己曾经遇见的最优秀飞行员的挑战。他愿意应战。

“先生，有点情况……”一个报务员悄声说，转过轮椅，一只手抓住耳机，面孔闪出快活的光芒。游戏又开始了。“啊，先生，有了！有了！”这是宣告奇迹出现的那种急不可耐、气喘吁吁的声音。

“打开扬声器！”弗拉基米罗夫命令。报务员按动一个电钮，声音从头顶上方的扬声器涌了出来，令人激动兴奋。第一书记的眼睛转向播音器，所有人的脑袋都慢慢抬了起来，象一个将要引吭高歌的合唱队。弗拉基米罗夫勉强挤出一个近乎野性的笑容。

惊奇，感激……甘特正飞行在芬兰的领空，坚守中立、没有罪过的芬兰。~~在3000英尺高空~~他被两架“狐蝠”发现了，“狐蝠”也~~达到了那个高度~~甘特几乎升到了极限高度，为什么他要飞到这样一个绝对高度呢？接触时间只有几秒……请求命令……弗拉基米罗夫为那个发出新指令的指挥官暗暗祝福。挪威那弯曲的山脊消~~失~~，芬兰、瑞士拉普兰、北部

挪威图象出现在地图上。现在应该发出什么命令?!

他的眼睛碰见了第一书记那坚定、探究甚至好奇的目光。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明白他从一场无可挽回的败局中侥幸逃出来了。克格勃主席勉强微笑着，一种嘲笑的神态。

“先生!”

“什么事?”他的声音哑哑。

“一架机载警报控制系统塔帕勒弗飞机收到了两架‘狐蝠’飞机的图象，我们……”

“立即显示现有位置，快!”

他等待着，接触时间结束，几分之一秒……甘特仍在继续上升，但他这时肯定发现了追踪的飞机……请求命令……开火吗？在说什么？

“重放一遍!”第一书记大声叫道。命令输出。“狐蝠”驾驶员的声音重复：汽油飞沫——一股稀薄的汽油正在漏出！甘特遇到了一次可怕的漏油事故。原来他升到那个绝对高度只不过是為了汽油耗尽时能够滑行。“摧毁它!”

“不!”弗拉基米罗夫叫道。第一书记目光犀利地瞪着他，嘴唇恶意地撇下，向地图跨前一步。两架米格—25飞机的位置移动着，象是芬兰拉普兰地图上一颗明亮的白色星星。弗拉基米罗夫的手从这个光点一直划进苏联境内。“我们能够把他带回来！你难道不明白吗？”

“马上解释，否则执行命令。”两个男子在地图两端虎视眈眈，大海和土地的颜色，在他们惨白的面孔上投上绿、棕、蓝的斑点，“解释!”

弗拉基米罗夫的双手挥动一下，戳着拉普兰地区闪烁的表面，然后左手食指敲着那个代表两架米格—25飞机位置的